



珠光闪烁，打眼与捡漏机会并存。  
宝气璀璨，赢家与败者一念之间。

中國華僑出版社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玩大赢家 / 朱晓翔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113-4494-6

I. ①古…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5043 号

●古玩大赢家

---

著 者 / 朱晓翔

出 版 人 / 方 鸣

策划编辑 / 周耿茜

责任编辑 / 月 阳

责任校对 / 孙 丽

装帧设计 / 顽瞳书衣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40 千字

印 刷 / 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4494-6

定 价 / 30.00 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 一 魔鬼契约 / 001
- 二 成化斗彩 / 006
- 三 瞒天过海 / 013
- 四 密谋夺宝 / 021
- 五 造假作坊 / 028
- 六 生死鉴定 / 035
- 七 波谲云涌 / 043
- 八 怀璧其罪 / 050
- 九 杀人灭口 / 057
- 十 御笔代作 / 065
- 十一 绝世名画 / 072
- 十二 提前布局 / 078
- 十三 雅癖山庄 / 085
- 十四 山庄血案 / 094
- 十五 过桥黑货 / 103
- 十六 借尸还魂 / 110
- 十七 绝处逢生 / 119



- 十八 睛桂观音 / 126
- 十九 刮绒贴画 / 133
- 二十 斗眼对决 / 140
- 二十一 谁是内奸 / 147
- 二十二 造假往事 / 154
- 二十三 压驼背山 / 162
- 二十四 昔日重现 / 169
- 二十五 偷梁换柱 / 176
- 二十六 巧钩内奸 / 183
- 二十七 瓷板密码 / 190
- 二十八 殊死搏杀 / 197
- 二十九 血债血还 / 206
- 三十 鉴宝闯关 / 213
- 三十一 双重考验 / 222
- 三十二 山雨欲来 / 230
- 三十三 惊世高价 / 238
- 尾声 / 245



## 一 魔鬼契约

1944年，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萧瑟的北风和笼罩在头顶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使得繁华的十里洋场如一潭死水。

包括一度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东台路古玩市场，这里临近英、德两国租界，嚣张如日本人多少有些顾忌，但受每况愈下的时局影响，古玩街生意萧条得厉害，不少小老板开始寻思转行了。

“过了这冬，但愿明年春暖花开。”

大清早德茂古玩行老板季凯边开店门边自言自语说，正巧旁边茶壶店钟胖子听见，凑过头说：“德茂福缘深厚，来年必定大旺大利。”

“托你吉言。”

今天跟往常一样平淡而乏味，到古玩街闲逛的多真掏腰包花钱的少，倒有七八起拿着赝品成心上门“打眼”的，开口必称唐三彩、元青花、明成化斗彩、乾隆珐琅瓷，都被季凯以柜台上写的四个字打发掉：

不收大件。

即不收价值超过一千大洋的古玩。正因为恪守“不收大件”的原则，德茂古玩行才能历经三代、六十多年风雨，在鱼龙混杂、良莠难分的上海滩站稳脚跟，并成为东台路古玩市场的老字号，深得业内人士尊崇。

一天下来卖了两粒檀香坠儿、一尊清末民窑粉彩带盖将军罐，收了只辽代细瓷白胎碗，满印缠枝花卉，碗边两个小豁口跌了价，被季凯压至32块大洋成交。

德茂的主要竞争对手晴荷楼和晓汀古玉阁情况也差不多，生意清淡得人提不起精神，反而连续六天没开张的钟胖子还是乐呵呵，成天捧着号称雍正御制紫砂壶到处串门闲聊。

当天晚上陪读四年级的儿子季明睿做完功课，一家三口早早上床休息。耳听妻儿都睡得香甜，季凯却为每况愈下的生意发愁，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正迷迷糊糊时，突听到门内“咯”地一响！

“谁？”季凯随即翻身而起喝道。

几乎是同时两条黑影扑上来，将他死死按在床上，紧接着缚手、塞嘴、蒙眼，一系列手法快捷而利落，他完全没有反抗挣扎的机会，旁边妻子只“唔”了半声便无声息，睡在隔壁的儿子更没发出半点声音。

但愿他们别动儿子。季凯暗自祈祷。

随后感觉被人扛在肩上飞快地出了家门，绕出巷子，钻进停在马路边的汽车里，车子立即开动。

自始至终这伙黑影都没说一个字，发出一点声响，配合默契程度仿佛事先预演过若干次。即便看不到他们的面目，都能感受一股冰冷到骨子里的杀气，分明是那种可以为任何理由翻脸杀人的角色。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图钱财还是其他目的？是否有杀身之祸？会不会是竞争对手出的阴招？

胡思乱想了一路，加上汽车刻意在城里绕来绕去，到后来竟颠簸得快睡着了。唉，该睡的时候不睡，不该睡的时候倒要睡，真没出息！季凯自嘲地想道。

好不容易挨到车子停下，被扛着进入一个阴气森森的宅院，在里面七拐八弯将近一刻钟才“扑通”扔到地上，突地蒙眼布被抽掉，眼睛一阵刺亮，



隔了好半天才渐渐适应头顶白炽灯发出的强光，打量屋内情况。

眼前站着位满脸疙瘩的年轻人，年龄不过三十岁左右，手里把玩黑得发亮的皮鞭，面挂若有若无的笑意看着他。身体两侧摆满了各式刑具，老虎凳、十字架、火炉上烧红的铁链条，等等，上面均血迹斑斑，透出毛骨悚然的血腥味，四周墙壁上也布满飞溅的血珠以及结成深褐色的血块。

完了！

季凯全身冰凉，仿佛坠入万年冰窖——这不是被称为“沪西歹土”、上海滩最恐怖、最黑暗的76号吗？

关于76号，最流行的说法是凡进去的没一个能活着出去，即使尸体都体无完肤，受尽人间最惨烈、最残酷的折磨。

难道十多年前干的那件事东窗事发了？季凯脑海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陷入深深的绝望和无奈。

似乎很满意对方看清屋内陈设后的反应，年轻人得意地俯下身，拿鞭梢轻轻刮季凯的脸颊道：“知道为什么来这儿？有点糊涂？要是老子说你私通共党，暗中为共产党传递情报，是不是觉得很冤？”说着他掏出兜里的东西，“从你家搜出的，记得它的来历？”

这不是下午刚花了32块大洋买的辽代细瓷白胎碗？季凯想说清原委，无奈嘴里塞满了麻布，一个字都说不出。

年轻人指着碗内侧四个指甲大小的毛笔字说：“明白这几个字的含意吗？”

下午交易时季凯也看到这几个字：青王闹皿。字写得潦草而拙劣，毫无章法，以为是顽童信手涂鸦，或是某种记号，根本没放在心上，还想着有工夫把碗清理一下放到陈列架上。

年轻人一字一顿道：“拆字法懂不？四个字的意思是十二月十二日到韦家门4号见面，这是共党在秘密联络——送情报的人卖碗，拿情报的人到你店看一下碗上的字就有数了，连价钱都不需要问！”

晴天霹雳！

回想起来真是这样，傍晚有个帽檐压得很低、戴墨镜的中年人到店里指名要买辽瓷碗，季凯拿了好几件包括刚刚收购的，中年人一件件仔细把玩后似乎不太满意，没说什么就离开了。



季凯瞪大眼拼命挣扎，迫不及待想要辩解，急得黄豆大汗珠直往下滴。

“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吧？不管你是共党，还是无意中成了共党的情报中转站，反正脱不了私通共党的罪名，要落到76号手中可是满门抄斩的死罪！”

季凯停止动作，奇怪地看着对方：说了半天他居然不是76号特务？那是什么身份，为何把自己绑到这儿？

年轻人说：“目前你、你老婆和儿子都在我手里，只要我把碗交给76号，12号那天他们派人到韦家门蹲点守到人，季氏三口很快会从上海滩消失，就像从没存在过，你信不信？”

信，当然信。76号是一群疯狗，没事都会找茬儿，何况这种所谓证据确凿的铁案？想到笑语盈盈的妻子，想到活泼可爱的儿子，他硬生生打了个寒噤，用哀求的目光看着年轻人。

年轻人看出他的意思，语气稍缓：“但事情未必不可以商量，只要你同意合作。”

怎么合作？季凯紧紧盯着他，唯恐漏听半个字。

“听说过《五季图》？”

季凯全身剧震，眼中闪过一丝恐惧，随即眨了几下眼掩饰过去。

“它是宋徽宗沦为金国俘虏后创作的绝世名作，被认为是继《瑞鹤图》、《溪山秋色图》等作品后达到的又一个艺术顶峰，”年轻人不紧不慢地说，“《五季图》顾名思义共有五幅画，分别是春夏秋冬外加悲季，反映了宋徽宗屈辱凄苦的心境。民国十九年这套画曾在南京露过面，当时以一万六千大洋成交，之后销声匿迹了好长时间，直至一个月前在上海再度出现，赛拉琴日拍卖行宣布接受神秘卖家委托拍卖这套画，它的投资方是英国，又位于俄租界，因此尽管试图巧取豪夺的势力很多，但忌惮于英俄两国实力不敢下手，”说到这里他放慢语速，缓缓道，“我的条件是，你必须搞到这套画来换取你老婆孩子的自由！”

季凯用力扭动身体示意要说话，年轻人恍若未见，继续道：“别跟我扯什么不收大件不擅长鉴定字画那些谎话，我不是随随便便找你的，你家三代的底细我都摸清了……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只需告诉我，干还是不干？”



说完一把抽掉季凯嘴里的麻布。

本来好像有满肚子话，这会儿突然一个字都不想说，呆了良久季凯轻叹一声问：“先生贵姓？”

年轻人笑笑道：“忘了自我介绍，在下姓金，国民政府驻上海特派员，是戴老板的手下，别耍花招，戴老板的手段你应该懂的。”

戴笠，比 76 号李立群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杀人魔王！原来金特派员是军统潜伏在上海、暗中跟 76 号斗得你死我活的特务。

这样说来自己真成了与魔鬼订契约的人。想到这里季凯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

## 二

### 成化斗彩

两天后，季凯和钟胖子一起来到法租界海格路的克汀娜乔大酒店，这里正举行由业内人士组织的半年一度的古玩交易会，参与者涵盖上海古玩界权威专家、各大拍卖行、古玩店以及资深古玩收购商，实质是非正式的拍卖会。

本次组织者是赛拉琴日拍卖行，正是季凯千方百计要接近的目标。

在门口遇见晓汀古玉阁佟掌柜，皮笑肉不笑道：“稀客稀客，哪阵风把季先生也吹来了？莫非看中什么宝贝？”

“随便看看。”季凯不愿跟他啰唆，随便敷衍道。

佟掌柜讨了没趣又转向钟胖子：“今天钟老板大驾光临，上海滩所有茶壶专家都不敢说话了，哈哈哈！”

众所周知，钟胖子是古玩街唯一不懂古玩的老板，平时收购茶壶全靠季凯把关，这是他将店铺开在德茂旁边的原因。季凯也乐见其成，找家茶壶店做邻居总比多家古玩店做对手强多了。

钟胖子被调侃也不生气，笑嘻嘻道：“我看中的茶壶谁都不准抢，不然就



是不给咱面子。”

他看中的茶壶确实没人抢，连选四只都被季凯阻止。

“跟你说过多次，越是色泽细腻光滑、鲜亮的越是赝品，”季凯低声抱怨道，“赝品通常采用劣质砂，为掩盖炼制时暴露的色泽不均的问题会添加芒粉等化工原料，因此做出的壶颜色不自然，过分光艳漂亮，再听声音，”他手指一弹，“真壶声音发闷，不可能这么清脆响亮。”

钟胖子惭愧道：“我看包浆蛮厚的，摸在手里有你说的黏滞感。”

“弄清包浆内涵是搞古玩的关键，说明你卖了一年多茶壶还没入门哪……这硬邦邦的样子哪是包浆，闻一下全是油酸味，分明是醋泡油浸的。”季凯叹气道。

钟胖子讪讪道：“道理听着都懂，就是派不上用场。”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来也会吟，建议你以后少串门聊天，花时间将店里摆的几十只茶壶把玩透了，自然能提高鉴别能力。”

“唉，我是锥子屁股，坐不住啊。”

两人信步来到东北角摊位，几位收购商都是河南安徽一带的，近年来盗墓贼趁战乱在中原地区挖了不少古墓，然后造假者闻风而动，大量真真假假的古玩涌入北京上海市场。不过交易会与拍卖会不同，买卖双方各凭眼力，吃了亏权当交学费，自认倒霉。

面对琳琅满目的古玩，季凯看中一只双兽耳盘口瓶，瓶口和下部雕刻着细密的花纹，十分古朴别致。卖家赶紧过来介绍说它是清代乾隆时期的景泰蓝，来自开封某败落的大家族，其祖上曾做过盐运使，家底子很厚实。季凯摸了摸瓶子腰部的掐丝花纹，将目光移到旁边盒子里几个拳头大的铜像上。

“季先生真有眼光，这是汉代生肖青铜鎏金像，虎牛龙羊，”卖家随手拿起一只在手里掂了掂，“瞧上面的红斑绿锈，我敢打包票绝对不是人为做的，还有造型、做工、纹饰，是青铜鎏金的精品啊。”

“太小，搁哪儿都不合适。”季凯说。

卖家一怔，赔笑道：“块头是小了点，但小有小的妙处，放在书桌上欣赏也不错。”

“书镇没这么重，而且生肖应该有12只，凑不全一套没用。”

卖家气馁，改成商量的口吻：“要不这样，这四只加景泰蓝一百五十大洋，等于半卖半送，怎么样？”

季凯又转到瓶子面前：“丝不是掐的，属于胎里带；纹饰风格细碎繁杂，是典型日本瓷器风格，说到底它并非正宗景泰蓝，而是日本人借鉴景泰蓝工艺但没掌握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研发的七宝烧，对不对？”

卖家脸色黯了下来，四下扫了一眼压低声音说：“内行看门道，季先生果然厉害，兄弟我收购时就走了眼，没办法还是拿到上海献丑……两件东西五十大洋如何？”

“三十。”

“虽说是七宝烧，毕竟乾隆时期的老货，四十五？”

季凯微笑：“老兄，乾隆那会儿日本人还没偷呢，显然是晚清仿品。”

卖家更加泄气：“三十五，兄弟往来的运费都赔进去了。”

“看你可怜样，就三十五吧。”

趁卖家包扎捆绑的工夫，钟胖子将季凯拉到一边说：“四只青铜鎏金生肖干什么用的都说不清，顶多值七八块大洋；至于日本景泰蓝，前天晴荷楼卖了一只，吹嘘半天也就三十块大洋，这么高的价格拿回去怎么处理？当乾隆景泰蓝蒙那些附庸风雅的满清遗少？”

辛亥革命后皇室大臣们被赶出紫禁城，其中不少流落到上海，这些遗少们尽管一无所长，但家境殷实，处处喜欢摆皇家的谱儿，而且热衷于古玩收藏，自认象征不凡身份，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羊牯”级藏家。

季凯笑而不语，办完交割手续到侧厅休息室，见旁边没人才说：“玩古玩一靠眼力，二靠学识，两者缺一不可，打眼与捡漏就介乎其间，实话告诉你，这几只青铜鎏金不是生肖像。”

“啊！”钟胖子惊讶得嘴张成O形。

“你注意到没有，四只动物姿势都是蜷伏状，底部平坦，而古代很少有卧虎造型，没精神嘛，龙像蛇似的一圈圈盘着，都是重心在底部的卧形，一般用在哪里？”季凯见钟胖子懵懂的样子，直接解释道，“魏晋以前古人席地而坐，王室贵胄之家备有低矮的床榻，上面铺有草席，有的还置帷帐，草席和帷帐四角都要用重物压住，这叫席镇，席镇通常比书镇重，而且四只为一套，



卖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被我捡漏了。”

“值多少？”钟胖子忙不迭地问。

“成套汉代席镇估价很高，像这类青铜鎏金的起码一百大洋开外。”

钟胖子大为叹服，嘀咕说古玩行当水太深，没两把刷子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重回大厅，正南面展台前一群人围着什么指指点点，争论声与赞叹声交织，气氛十分热烈。走过去看原来是一对斗彩勾花龙凤底纹杯，杯面画着两个小孩放风筝，器形端庄，色彩淡雅，釉面反射出淡淡的光晕，是行家最喜欢的“珠光宝气”。

围观者正为这对杯是否为成化斗彩激烈辩论。成化斗彩是釉下青花与釉上色彩相结合而创造的新制瓷工艺，方法是两次入窑烧制，主要供给皇室赏玩。因其成本高、质量好，流传后世的数量少，早在明代就成为极其贵重的上品。据明万历《神宗实录》记录：“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缸杯一双，价值十万。”由此可见一斑。

展主赛拉琴日拍卖行接受拍卖委托后也难以判断其真伪，故先拿到交易会上“试水”。

有人说：“胎釉器物内外一致，边角积釉处有浅浅的湖水绿，符合成化斗彩特征。”

有人说：“成化斗彩都是官窑，件件有款，款识是标准的双圈楷书青花款，方块边栏四个角重笔的地方颜色稍深，且方块紧包文字，边栏间距很小，这对杯完全符合款识特点，是真的。”

有人反驳说：“成化斗彩的纹饰向来有龙无凤，单凭这一点就证明是赝品。”

又有人说：“没见过不代表没有，俗话说成化无大器，上回天津卫不就出现了成化天字罐？”

一时间众说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

赛拉琴日拍卖行的总监傅家聪目光闪动，道：“晴荷楼历来擅长鉴定明器，请顾老师指点一二。”

晴荷楼老板顾诚年轻时曾在京城大学里教过历史专业，业内人士都称他

为顾老师。

顾老师也不推辞，戴上手套细细端详两只杯子，并用电筒照了照，然后从容道：“成化杯的人物画只有戏婴图和高士图，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戏婴图只有一种，即孩童放风筝，一般为两至四个小孩，没有单个的；高士图则限于王羲之、陶渊明、周敦颐、俞伯牙等人，所画的人物都是穿单衣，绝少有多层衣服的，从人物画诸多细节分析，应该为真品。另外釉上彩中的褐色比较厚，表面干涩……”

佟掌柜抢着说：“一定是清代仿品，众所周知，成化斗彩彩料丰富华贵，彩色透明鲜亮，不管什么颜色都泛有五光十色的光晕！”

顾老师含笑瞟了佟掌柜一眼，续道：“众所周知的细节自然被仿制者研究透了，但成化斗彩中有几种很特殊、不为人所知的彩料——成化官窑在彩料提炼和配制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有些彩料算得上空前绝后，而这对杯上的褐色就是试验品之一，叫‘姹紫’，特征便是色如赤铁，彩厚无光，摸在手里感觉像胶泥，只在成化瓷上出现过。”

“喔，原来如此。”

周围响起一片恍然大悟和敬佩的声音，只有佟掌柜脸色涨成酱紫色，暗暗恼怒顾老师故意下套给自己钻。

“顾老师认为这对杯是成化斗彩？”傅总监盯了一句。

“正是。”

顾老师斩钉截铁地说。

站在边上看热闹的钟胖子见戏已落幕打算离开，这时季凯轻轻拉了下他的衣袖。两人经常外出收购古玩，早养成很深的默契，当下钟胖子毫不犹豫高声道：

“季先生，以你之见这杯子是不是成化的？”

所有目光都聚到两人身上，刚才失了颜面的佟掌柜讽道：“这是大件，不属季先生的经营范围。”

季凯微笑道：“如果真是大件，季某绝不会凑热闹。”

顾老师听出端倪，但他城府较深，站在原处一言不发。傅总监连忙说：“畅所欲言，百无禁忌，季先生不妨指点两句。”



季凯分开人群走到桌前，拿起一只杯子道：“在绘画技巧方面，成化斗彩采用平涂法而非渲染……”

佟掌柜不耐烦道：“这点小常识谁不知道？成化工匠填彩时率意挥洒，彩料经常溢出图案轮廓线，而清代瓷器中规中矩，从来不敢越池一步，但景德镇那帮做假的也琢磨到这个细节，仿制时刻意模仿，所以不能以彩料是否溢出轮廓判断真伪，”说到这里他四下一拱手，“兄弟说得对不对？”

围观者巴不得看古玩街三家老字号斗法，须知通常古玩商鉴宝只定真伪，不解释缘由，像今天这样亮出压箱知识从各个角度把成化杯细节说透、说明白，令在场同行有醍醐灌顶之感，受益匪浅。

因而众人故意大声叫好，佟掌柜顾盼左右感觉扳回一城，得意扬扬。顾老师却从中悟出些什么，又仔细观察杯面图案，脸阴沉得能挤出水来。

“佟掌柜见多识广，佩服佩服。”钟胖子看出季凯胜券在握，皮里阳秋来了一句。

佟掌柜再粗豪也听出话音，逼视季凯说：“请季先生指教。”

“不敢当，”季凯指着孩童旁边的草丛说，“在下以为疑点是中间这片草叶。”

听到“草叶”两个字，顾老师已经确定刚才疏忽了，眼看众目睽睽下要折面子，立即悄悄退出人群到别的摊位闲逛去了。

“草叶有什么问题？”佟掌柜没反应过来，“其运笔流畅，线条纤细圆润，是典型成化技法。”

“这片草叶折过去有了阴面，而平涂法的花卉树木只有正面，此乃鉴定成化斗彩的秘诀之一。”季凯揭出最后谜底。

佟掌柜顿时醒悟过来，失声道：“平涂法有阳无阴，我怎么忘了这茬儿……”说着愤愤瞪了钟胖子一眼，满脸羞愧挤出人群。

钟胖子莫名其妙：“看什么看？关我屁事！”

摊位前的看客渐渐散去，傅总监没精打采让手下收起那对杯，鉴定结果对拍卖行来说既庆幸又失望。庆幸的是通过交易会甄别真伪；总比在国际级拍卖会上丢人现眼好，那样对拍卖行声誉将是致命打击；失望的是失去一次展示拍卖行实力，扬名海内外的机会。



季凯见左右没人，上前道：“傅总监，请恕刚才在下直言。”

“不不不，我应该感谢季先生才是。”

“关于这对斗彩杯，在下还有话要说。”

内行古玩商都将最重要的话放在最后，傅总监沉浸古玩界多年焉有不知之理？当下精神一振，道：“请指教。”

“瓷器鉴赏有句俗语叫明看成化清看雍正，雍正时期仿成化斗彩已达到巅峰状态，从工艺制作、纹饰布局、色彩配合到填彩技术甚至有所突破，不是成化胜似成化，而且打破单纯的釉下青花与釉上粉彩的传统工艺，将釉下青花与釉上粉彩相结合，使斗彩更加清新雅致，”说到这里季凯顿了顿，“这对斗彩杯就是雍正时期仿品中的精品，其艺术水平并不输于成化，价值依然可观。”

“大概值多少？”傅总监只关心价格。

“不少于四百大洋。”

“作为仿品来说很不错了，多谢季先生，”傅总监略一沉吟，将季凯拉到摊位内侧，悄声道，“两周后鄙公司将有一场小规模拍卖，恳请季先生拨冗光临之前的大客户推介会，到时免不了请季先生畅谈对斗彩杯的精湛见解，如何？”

有国际背景的拍卖行都讲究成交率，为保证成交率不太难看，拍卖前会组织有购买意向的大客户进行推介，按业内惯例，拍卖行通常要暗中安排些专家参加，因为大客户不会完全相信拍卖行的宣传，反而专家以客户身份说的话更入耳些。

这也是季凯此次参加交易会最主要的目的，先与赛拉琴日拍卖行建立业务往来——若没有斗彩这出戏，他也将考虑其他方法接近傅总监。

“荣幸之至。”

季凯微笑着与傅总监握手告别，接着打算离开。钟胖子嘀嘀咕咕不乐意，季凯不得不耐着性子帮他挑了只清代顺治的民窑壶才脱身。

季凯急于去找一个人。

这个人在自己弄到《五季图》救回妻儿的全盘方案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